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卷第一百八

武元衡 從父弟儒衡　鄭餘慶 子瀚 瀚子允謨 茂休 處誨 從讜

韋貫之 兄綬 弟纁 子澳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曾祖德載天后從父弟官至湖州刺史祖平一善屬文終考功員外郎修文館學

士事在隱逸傳父就殿中侍御史以元衡貴追贈吏部侍郎元衡進士登第累辟使府至監察御史後爲華原縣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恃恩矜功者多撓吏民元衡苦之乃稱病去官放情事外沉浮讌詠者久之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員外郎一歲遷左司郎中時以詳整稱重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嘗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真宰相器也順宗即位以病不親政事王叔文等使其黨以權利誘元衡元衡拒之時奉

德宗山陵元衡為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叔文之黨也求充儀仗判官元衡不與其黨滋不悅數日罷元衡為右庶子憲宗即位始冊為皇太子元衡贊引因識之及登極復拜御史中丞持平無私綱條悉舉人甚稱重尋遷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正月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賜金紫兼判戶部事上為太子時知其進退守正及是用為宰相甚禮信之初浙西節度李錡請入覲乃拜為右僕射令入朝旣而又稱疾請至歲暮上問宰臣鄭絪請

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自請入朝詔旣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今陛下新臨大寶天下屬耳目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兹去矣上以為然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先是高崇文平蜀因授以節度使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乃以元衡代崇文拜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劒南西川節度使將行上御安福門以臨慰之高崇文旣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帛帟幕伎樂工巧以行元衡至則庶事節

約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撫蠻夷約束明具不輒生事重慎端謹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徵還至駱谷重拜門下侍郎平章事時李吉甫李絳情不相叶各以事理曲直於上前元衡居中無所違附上稱為長者及吉甫卒上方討淮蔡悉以機務委之時王承宗遣使奏事請赦吳元濟請事於宰相辭禮悖慢元衡叱之承宗因飛章詆元衡咎怨頗結元衡宅在靜安里十年六月三日將朝出里東門有暗中叱使滅燭者

導騎訶之賊射之中肩又有匿樹陰突出者以棓擊元衡左股其徒馭已為賊所格奔逸賊乃持元衡馬東南行十餘步害之批其顱骨懷去及衆呼偕至持火照之見元衡已踣於血中即元衡宅東北隅墻之外時夜漏未盡陌上多朝騎及行人鋪卒連呼十餘里皆云賊殺宰相聲達朝堂百官恟恟未知死者誰也須臾元衡馬走至遇人始辨之既明仗至紫宸門有司以元衡遇害聞上震驚却朝而坐延英召見宰相惋慟者久之為之

再不食冊贈司徒贈賻布帛五百匹粟四百碩輟朝五日謚曰忠愍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初八年元衡自蜀再輔政時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至是元衡為盜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與吉甫齊年又同日為宰相及出鎮分領揚益及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焉先

是長安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旣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暗中突擊也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自是京師大恐城門加衛兵察其出入物色伺之其偉狀異製燕趙之音者多執訊之元衡從父弟儒衡儒衡字庭碩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友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

因亦重之憲宗以元衡横死王事嘗嗟惜之故待儒衡甚厚累遷户部郎中十二年權知諫議大夫事尋兼知制誥皇甫鎛以宰相領度支剝下以媚上無敢言其罪者儒衡上疏論列鎛密訴其事帝曰勿以儒衡上疏卿將報怨耶鎛不復敢言儒衡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羣邪惡之尤為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年垂將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計沮之以離其寵有狄兼謨者梁公仁傑之後時為襄陽從事楚乃自草制詞召狄兼謨為拾

遺曰朕聽政餘暇躬覽國書知奸臣擅權之由見母后竊位之事我國家神器大寳將遂傳於他人洪惟昊穹降鑒儲祉誕生仁傑保佑中宗使絶維更張明辟乃復宜福胄胤與國無窮及兼謨制出儒衡泣訴於御前言其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當時不以為累憲宗再三撫慰之自是薄楚之為人然儒衡守道不回嫉惡太甚終不至大任尋正拜中書舍人時元稹依倚内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閤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

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遷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六

鄭餘慶字居業榮陽人祖長裕官至國子司業終頴川太守長裕弟少微為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兄弟有名於當時父慈與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餘慶少勤學善屬文大歷中舉進士建中末山南節度使嚴震辟為從事累官殿中侍御史丁父憂罷貞元初入朝歷左司兵部員外郎庫部郎中八年選為翰林學士十三年六

月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時有玄法寺僧法湊為寺衆所訴萬年縣尉盧伯達斷還俗後又復為僧伯達上表論之詔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彧大理卿鄭雲逵等三司與功德使判官諸葛述同按鞫時議述胥吏不合與憲臣等同入省按事餘慶上疏論列當時翕然稱重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餘慶通究六經深旨奏對之際多以古義傅之與度支使于頔素善每奏事餘慶皆議可之未幾頔以罪貶時又歲旱人飢德宗與宰

臣議將賑給禁衛六軍事未行為中書吏所洩餘慶貶郴州司馬凡六載順宗登極徵拜尚書左丞憲宗嗣位之月又擢守本官平章事未幾屬夏州將楊惠琳阻命宰臣等論奏多議兵事餘慶復以古義上言夏州軍士皆仰給縣官又有介馬萬蹄之語時議以餘慶雖好古博雅而未適時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議者云佑私

呼為滑八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
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僭
叱之尋而餘慶罷相為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贓污發
賜死上寢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乃改為國子祭酒尋
拜河南尹三年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六年四月
正拜兵部尚書餘慶再為相罷免皆非大過尤以清儉
為時所稱洎中外踐更鬱為耆德朝廷得失言成準的
時京兆尹元義方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皆以勲官前

任至三品據令合立門㦸各請戟立於其第時義方以
加上柱國坦以前任宣州觀察使請戟近代立戟者率
有銀青階而義方只據勲官有司不詳覆而給之議者
非之臺司將劾而未果會餘慶自東都來發論大以為
不可繇是臺司移牒詰禮部左司郎中陸則禮部員外
崔備皆罰俸奪元盧之門戟餘慶受詔撰惠昭太子哀
冊其辭甚工有醫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為黄州司馬勑
至南省餘慶執之封還以為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

品官是開徼倖之路且無闕可供言或過理由是稍忤時權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初德宗自山南還宫闕輔有懷光吐蕃之虞都下驚憂遂詔太常集樂去大鼓至是餘慶始奏復用大鼓九年拜檢校右僕射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三歲受代十二年除太子少師尋以年及懸車請致仕詔不許時累有恩赦敘階及天子親謁郊廟行事官等皆得以恩授三品五品不復計考其使府賔吏又以軍功借賜命服而後入拜

者十八九由是在朝衣緑者甚少郎官諫官有被紫垂
金者又丞郎中謝泊郎官出使多賜章服以示加恩於
是寵章尤濫當時不以服章為貴遂詔餘慶詳格令立
制條奏以聞十三年拜尚書左僕射自兵興以來處左
右端揆之位者多非其人及餘慶以名臣居之人情美
洽憲宗以餘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乖故事專
委餘慶參酌施行遂用為詳定使餘慶復奏刑部侍郎
韓愈禮部侍郎李程為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

陳珮刑部員外郎楊嗣復禮部員外郎庾敬休並充詳
定判官朝廷儀制吉凶五禮咸有損益焉改鳳翔尹鳳
翔隴節度使十四年兼太子少師檢校司空封滎陽郡
公兼判國子祭酒事以太學荒毀日久生徒不振奏率
文官俸給修兩京國子監及穆宗登極以師傅之舊進
位檢校司徒優禮甚至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卒詔曰故
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上柱國滎陽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戸鄭餘慶始以衣冠禮樂行於山東

餘力文章遂成志學出入清近盈五十年再秉台衡屢
分戎律凡所要職無不踐更貴而能貧早以自牧謇諤
聞於臺閣柔睦化於閨門受命有考父之恭待士比公
孫之廣焚書逸禮盡可口傳古史舊章如因心匠朕方
咨稟庶罔昏踰神將祝予痛悼何及乞言旣阻賵禮宜
優可贈太保時年七十五謚曰貞餘慶砥名礪行不失
儒者之道清儉率素終始不渝四朝居將相之任出入
垂五十年祿賜所得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自至德

已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唯恐其數不廣故王人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受方任天子必誡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專欲振起儒教後生謁見者率以經學諷之而用其所急理家理身極其儉薄及修官政則喜開廣鎮岐下一歳戎事可觀又創立儒宫以來學者雖行已可學而往往近於沽激故當時議者不全德許之上以家素清貧不辦喪事宜令所司特給一月俸料以充

賻贈用示哀榮有文集表疏碑誌詩賦共五十卷行於世兄承慶官不顯弟膺甫官至主客員外郎中楚懷鄭三州刺史次弟貝瞻羽客時然皆官至縣令賔佐餘慶子瀚瀚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謫官累年不任自秘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轉太常寺主簿職仍故遷太常博士改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為危之及餘慶入朝憲宗謂餘慶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

賀遂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政者瀚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識時餘慶為僕射請改省郎乃換國子博士史館修撰丁母憂除喪拜考功郎中復丁内艱終制退居汜上長慶中徵為司封郎中史館修撰累遷中書舍人文宗登極擢為翰林侍講學士上命撰經史要録二十卷書成上喜其精博因摘所上書語類上親自發問瀚應對無滞錫以金紫太和二年遷禮部侍郎典貢

舉二年選拔造秀時號得人轉兵部侍郎改吏部出為
河南尹皆著能名入為左丞旋拜刑部尚書兼判左丞
事出為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檢校戶部尚書興元尹
兼御史大夫餘慶之鎮興元創立儒宮開設學館至瀚
之來復繼前美開成四年閏正月以戶部尚書徵詔下
之日卒于興元年六十四贈右僕射謚曰宣有文集制
誥共三十卷行于世瀚四子允謨茂諶處誨從讜允謨
以蔭累官臺省歷蜀彭濠晉四州刺史位終太子右庶

子茂諶避國諱改茂休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四遷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吏部郎中絳州刺史位終秘書監處誨字延美於昆仲間文章拔秀早為士友所推太和八年登進士第釋褐秘府轉監察拾遺尚書郎給事中累遷工部刑部侍郎出為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卒于汴處誨族父朗初朗為定州節度使時處誨為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於待漏院忽夢己爲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

朗為汴帥留連飲餞仰視屋棟飾以黄土賔從皆所識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秋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致手書令先疏所夢比至汴宴于清暑亭賔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黄土也四座感歎移時後五年朗卒處誨繼為汴州節度使乃賦詩一章刻于廳事以盡思朗之悲處誨方雅好古且勤於著述撰集至多為校書郎時撰次明皇雜

録三篇行於世從讜字正求會昌二年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歷拾遺補闕尚書郎知制誥故相令狐綯魏扶皆父貢舉門生為之延譽尋遷中書舍人咸通三年知貢舉拜禮部侍郎轉刑部改吏部侍郎典選平允時無屈人埀將作輔以權臣請託不行改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踰年乞還不允改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朞年報政美聲流聞當途者懼其大用改廣州刺史

嶺南節度使五管爲南詔蠻所擾天下徵兵時有龎勛之亂不暇邊事從讜在鎮北兵寡弱夷獠棼然乃擇其土豪授之右職禦侮扞城皆得其效雖郡邑屢陷而交廣晏然俄而懿宗厭代從讜以久在番禺不樂風土思歸戀闕形於賦詠累上章求爲分司散秩僖宗徵還用爲刑部尚書尋以本官同平章事乾符中盜起河南天下騷動陰山府沙陁都督李國昌部族方强虎視北邊屬靈州防禦使段文楚軍儲不繼郡兵乏食乃密引沙

陁部攻城殺文楚遂據振武軍雲朔等州又令其子克章克用大合諸部南侵忻代前帥竇瀚李侃李蔚相繼以重臣鎮并部皆不能遏俄而康傳圭為三軍所殺軍士益驕矜功責賞動為譟聚加以河南河北七道兵帥雲合都下人不聊生沙陁連陷城邑朝廷難於擇帥僖宗欲以宰臣臨制之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充太清宫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從讜自處鈞衡屢來

麟鳳才高應變動必研機朕以北門興王故地以爾嘗
施惠化尚有去思方當用武之時暫輟調元之職佇殲
兇醜副我憂勤可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
守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等使制下許自擇將佐乃奏
長安令王調為副使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為
節度判官前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趙崇為觀察判官
前進士劉崇魯充推官前左拾遺李渥充掌書記前長
安尉崔澤充支使開幕之盛冠於一時時中朝瞻望者

目太原為小朝廷言名人之多也時新承軍亂之後殺掠攻摽無日無之從讜貌温而氣勁沉機善斷奸無遁情凡兇謀盜發無不落其㲉中以是羣豪惕息舊府城都虞侯張彦球者前帥令率兵三千逐沙陁於百井中路而還縱兵破鑰殺故帥康傳圭及從讜至搜索其魁誅之知彦球意善有方畧召之開喻坦然無疑悉以兵柄委之廣明初李鈞李涿繼率本道之師出鴈門為沙陁所敗十二月黃巢犯長安僖宗出幸傳詔謂從讜曰

卿志安封域攜揔戎麾夷夏具瞻社稷全賴今月五日
草賊黄巢奔衝十六日駐驆梁漢上慗九廟下媿萬方
藩閫乍聞痛憤應切專差供奉官劉全及往彼慰喻卿
宜差點本道兵士酌量多少付北面副招討使諸葛爽
俾令入援從讜承詔雪涕團結戎伍遣牙將論安後院
軍使朱玫率步騎五千從諸葛爽入關赴難時中和元
年五月也論安軍次離石是月沙陁李克用軍奄至營
于汾東稱奉詔赴難入關從讜具稾餼犒勞信宿不發

克用傳城而呼曰本軍將南下欲與相公面言從讜登城謂之曰僕射父子咸通以來奮激忠義血戰為國天下之人受賜老夫歷事累朝位忝將相今日羣盜擾攘輿駕奔播蕩覆神州不能荷戈討賊以酬聖獎老夫之罪也然多難圖勲是僕射立功立事之時也所恨受命守藩不敢辱命無以仰陪戎棨若僕射終以君親為念破賊之後車駕還宫却得待罪闕庭是所願也唯僕射自愛克用拜謝而去然雜虜不戢肆掠近甸從讜遣大

將王蟾薛威出師追擊之翌日契苾部救兵至沙陁大敗而還初論安率師入關至陰地以數百卒擅歸從讜集諸部校斬之於鞠塲並以兵衆付朱玫赴難時鄭畋亦以宰相鎮鳳翔與從讜宗人同年登進士畋亦舉兵岐下以遏賊巢廣明首唱仗義斷賊首尾逆徒名為二鄭國威復振二儒帥之功也二年十一月代北監軍使陳景思奉詔赦沙陁部許討賊自贖繇是沙陁五部數萬人南下不敢蹈境乃自嵐石沿河而南唯李克用以

數百騎臨城敘别從讜遺之名馬器幣而訣三年克用破賊立功授河東節度代從讜還至榆次遣使致禮謂從讜曰予家尊在鴈門且還覲省相公徐治行裝勿遽首途從讜承詔即日牒監軍使周從寓請知兵馬留後事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事戒之曰俟面李公按籍而還五月十五日從讜離太原時京城雖復車駕未還道途多寇行次絳州唐彦謙為刺史留駐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輔政歷司空司徒正拜侍中光啓末固辭

機務以疾還第卒有司諡曰文忠從讜知人善任性不驕矜故所至有聲績在太原時大將張彦球强傑難制前後帥守以疑間貽釁故軍旅不寧及從讜撫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開懷任遇得其死力故抗虜全城多彦球之効也累奏為行軍司馬及再秉政用為金吾將軍累郡刺史在絳州時彦謙判官陸扆嗜學有才思寓於郡齋日與之談宴無間先後乃稱之於朝位至清顯在汴時以兄處誨嘗為鎮帥歿於是郡訖一政受代不於

公署舉樂其友悌知禮操履如此國之名臣文忠有焉
韋貫之本名純以憲宗廟諱遂以字稱八代祖夐仕周
號逍遥公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於時貫之即其
第二子少舉進士貞元初登賢良科授校書郎秩滿從
調判入等再轉長安縣丞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實權移
宰相言其可否必數日而詔行人有以貫之名薦於實
者荅曰是其人居與吾同里亟聞其賢但吾得識其面
而進於上舉笏示説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説者喜驟

以其語告於貫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數歲終不往然是後竟不遷永貞中始除監察御史上書舉季弟纁自代時議不以為私轉右補闕而纁代為監察元和元年杜從郁為左補闕貫之與崔羣奏論尋降為左拾遺又論遺補雖品不同皆是諫官父為宰相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改為秘書丞後與中書舍人張弘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後多以文稱轉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

進至少府監蔭其子為兩館生貫之持其籍不與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為請者非一貫之持之愈堅既而疏陳忠義不宜汚朝籍詞理懇切竟罷去之改吏部員外郎三年復策賢良之士又命貫之與戶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同為考策官貫之奏居上第者三人言實指切時病不顧忌諱雖同考策者皆難其詞直貫之獨署其奏遂出為果州刺史道中黜巴州刺史俄徵為都官郎中知制誥踰年

拜中書舍人改禮部侍郎凡二年所選士大抵抑浮華
先行實由是趨競者稍息轉尚書右丞中謝日面賜金
紫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西之役鎮州盜
竊發輦下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中丞裴度及度為相
二寇並征議者以物力不可貫之請釋鎮以養威攻蔡
以專力上方急於太平未可其奏貫之進言陛下豈不
知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於蔡急魏應齊趙同惡德
宗率天下兵命李抱真馬燧急攻之物力用屈於是朱

玼乘之為亂朱滔隨而向闕致使梁漢為府奉天有行皆陛下所聞見非他不能忍待次第速於撲滅故也陛下獨不能寛歲月俟拔蔡而圖鎮邪上深然之而業已下伐鎮詔後滅蔡而鎮自服如其策焉初王師征蔡以汴帥韓弘為都統又命汝帥烏重胤許帥李光顔合兵而進貫之以為諸將四面討賊各鋭進取今若置統督復令二帥連營則持重養威未可以歲月下也貫之議不從四年而始尅蔡尋還中書侍郎同列以張仲素段

文昌進名為學士貫之阻之以行止未正不宜在内庭貫之為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為先故門無雜賔有張宿者有口辯得幸於憲宗擢為左補闕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為請章服貫之曰此人得幸何要假其恩寵耶其事遂寢宿深銜之卒為所搆誣以朋黨罷為吏部侍郎不涉旬出為湖南觀察使弟𩔁州刺史纁亦貶遠郡時兩河留兵國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异使諸道督課財賦异所至方鎮皆諷令掊拾進獻貫之謂兩稅外不

忍横賦加人所獻未滿弃意遂率屬内六州留錢以繼獻由是罷為太子詹事分司東都上即位擢為河南尹徵拜工部尚書未行長慶元年卒於東都年六十二詔贈尚書右僕射貫之自布衣至貴位居室無改易歷重位二十年苞苴寶玉不敢到門性沉厚寡言與人交終歳無款曲未曾偽詞以悦人身殁之後家無羨財有文集三十卷伯兄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参決於内署綬所議論常合中道然畏慎致傷晚得心疾

故不極其用纁有精識輿學為士林所器閨門之内名教相樂故韋氏兄弟令稱推於一時纁累官至太常少卿貫之子澳
澥澳字子斐太和六年擢進士第又以宏詞登科性貞退寡慾登第後十年不仕伯兄温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為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荅温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周墀鎮鄭滑辟為從事墀輔政以澳為考功員外郎史

館修撰墀初作相私謂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
荷公重知顧公無權足矣墀愕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賞
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憎愛行之但令百司
羣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袵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
權耶墀深然之不周歲以本官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
士累遷戸部兵部侍郎學士承旨與同寮蕭寘深爲宣
宗所遇每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
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

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上旨多從之出為京兆尹不避權豪京師讋憚㑹判戸部宰相蕭鄴改判度支澳於延英對上曰戸部闕判使澳對以府事上言戸部闕判使者三又曰卿意何如澳對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奈繁劇累曽陳乞一小鎮聖慈未垂矜允上默然不樂其奏澳甥栁玭知其對謂澳曰舅之奬遇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為時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

錯爾須知時事漸不堪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大中十二年檢校工部尚書兼孟州刺史充河陽三城懷孟澤節度等使辭於內殿上曰卿自求便我不去卿在河陽累年中使王居方使魏州令傳詔旨謂澳曰久別無恙知卿奉道得何藥術可具居方口奏澳因中使上章陳謝又曰方士殊不可聽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帝嘉其忠將召之而帝厭代懿宗即位遷檢校戶部尚書兼青州刺史平盧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入為戶部侍

郎轉吏部銓綜平允不受請託為執政所惡出為邠州
刺史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於澳會吏部發
澳時簿籍吏緣為奸坐罷鎮以秘書監分司東都嘗戲
吟云若將韋鑒同殷鑒錯認容身作保身此句聞於京
師權幸尤怒之上表求致仕宰相疑其怨望拜河南尹
制出累上章辭疾以松檟在秦川求歸樊川別業許之
踰年復授戶部侍郎以疾不拜而卒贈戶部尚書謚曰
貞潾亦登進士第無位而卒潾子庾庠序雍郊庾登進

士第累佐使府入朝為御史累遷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從僖宗幸蜀改中書舍人累拜刑部侍郎判戶部事車駕還京充頓遞使至鳳翔病卒厚雍郊皆登進士第厚雍官至尚書郎郊文學尤高累歷清顯自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昭宗末召充翰林學士累官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卒

史臣曰二武朗拔精裁為時羽儀嫉惡太甚遭罹不幸傳刃喋血誠可哀哉令狐中傷為惡滋甚君子之行其

若是乎鄭貞公博雅好古一代儒宗文忠致君無忝乃祖衣冠之盛近代罕儔韋氏三宗世多才俊純纁忠懿為時元龜作輔論兵言皆體國澳之貞亮不替祖風三代謚貞考行無愧

贊曰后族崢嶸平一辭榮高風襲慶鍾在二衡猗與貞公繼以文忠純纁文雅綽有父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七十五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卷第一百九

衛次公 鄭絪子祗德 祗德子顥 韋處厚

崔羣 路隨

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器韻和雅弱冠舉進士禮部侍

郎潘炎目為國器擢居上第參選調禮部侍郎盧翰嘉

其才補崇文館校書郎改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齊運使其子交歡意欲次公授之琴次公拒之由是終身未嘗操絃嚴震之鎮興元辟為從事授監察轉殿中侍御史貞元八年徵為左補闕尋兼翰林學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昇遐時東宮疾恙方甚倉卒召學士鄭絪等至金鑾殿中人或云内中商量所立未定衆人未對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内外繫心必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若有異圖禍難未已絪等隨而唱

之衆議方定及順宗在諒闇外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制次公與鄭絪同處内廷多所匡正轉司勲員外郎久之以本官知制誥賜紫金魚袋仍為學士權知中書舍人尋知禮部貢舉斥浮華進貞實不為時力所揺真拜中書舍人仍充史館修撰遷兵部侍郎知制誥復兼翰林學士與鄭絪善會鄭絪罷相次公左授太子賔客改尚書右丞兼判戶部事拜陜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請蠲錢三百萬人得蘇息政聞于朝徵為

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功之孫名在黜中次公名而謂之曰子之祖先勲在王府豈限常格並優秩而遣之改尚書左丞恩顧頗厚上方命為相已命翰林學士王涯草詔時淮夷宿兵歲久次公累疏請罷會有捷書至相詔方出憲宗令追之遂出為淮南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元和十三年十月受代歸朝道次病卒贈太子少保年六十六謚曰敬次公自少入仕歷大寮節操趨尚始終如一為衆推重

子洙登進士第尚憲宗女臨真公主累官至給事中駙
馬都尉工部侍郎
鄭絪字文明父羨池州刺史絪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
大歷中有儒學高名如張參蔣乂楊綰常袞皆相知重
絪擢進士第登宏詞授秘書省校書郎鄠縣尉張延賞
鎮西川辟為書記入除補闕起居郎兼史職無幾擢為
翰林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德宗朝在內職十三年小
心兢謙上遇之頗厚貞元末德宗晏駕順宗初即位遺

詔不時宣下絪與同列衞次公密申正論中人不敢違及王伾王叔文朋黨擅權之際絪又能守道中立憲宗監國遷中書舍人依前學士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憲宗初勵精求理絪與杜黄裳同當國柄黄裳多所關決首建議誅惠琳斬劉闢及他制置絪謙默多無所事由是貶秩為太子賓客出為嶺南節度觀察等使廣州刺史檢校禮部尚書以廉政稱為工部尚書轉太常卿又為同州

刺史長春宮使改東都留守入歴兵部尚書旋為河中
節度使太和二年入為御史大夫檢校左僕射兼太子
少保絪以文學進恬澹踐歴華顯出入中外者踰四十
年所居雖無赫奕之稱而守道敦篤耽悦墳典與當時
博聞好古之士為講論名理之游時人皆仰其耆德焉
及文宗即位以年力衰耄累表陳乞遂以太子太傅致
仕三年十月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曰宣子祇德祇德
子顓登進士第結綬弘文館校書遷右拾遺内供奉詔

授銀青光禄大夫遷起居郎尚宣宗女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尚書郎給事中禮部侍郎典貢士二年振拔滯才至今稱之遷刑部吏部侍郎大中十三年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顥居戚里有器度大中時恩澤無對及宣宗棄代追感恩遇嘗為詩序曰去年壽昌節赴麟德殿上壽迴憩于長興里第昏然晝寢夢與十數人納凉於别館館宇蕭灑相與聯句予為數聯同遊甚稱賞既寤不全記諸聯唯省十字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

乃書之于楹私怪語不祥不敢言於人不數日宣宗不豫廢朝會及宮車上僊方悟其事追惟顧遇續石門之句為十韻云間歲流虹節歸軒出禁扃奔波陶畏景蕭灑夢殊庭境象非曾到崇嚴昔未經日車烏斂翼風動鶴飄翎異苑人爭集涼臺筆不停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若匪災先兆何當思入冥御鑪虛仗馬華蓋負云亭白日成千古金縢閟九齡小臣哀絕筆湖上泣青萍

未幾顥亦卒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人父萬監察御史為荆南節度叅謀處厚本名淳避憲宗諱改名處厚幼有至性事繼母以孝聞居父母憂廬於墓次既免喪遊長安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元和初登進士第應賢良方正擢居異等授秘書省校書郎裴垍以宰相監修國史奏以本官充直館改咸陽縣尉遷右拾遺並兼史職修德宗實錄五十卷上之時稱信史轉左補闕禮部考功二員外早為宰相韋貫之所重時貫之以議兵不合旨出官

處厚坐友善出為開州刺史入拜户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換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侍講如故時張平叔以便佞詼諧他門捷進自京兆少尹為鴻臚卿判度支不數月宣授户部侍郎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榷鹽舊法為弊年深欲官自糶鹽可富國強兵權農積貨疏利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公卿議處厚抗論不可以平叔條奏不周經慮未盡以為利者返害為簡者至煩乃

取其條目尤不可者發十難以詰之時平叔傾巧有恩
自謂言無不允及處厚條件駮奏穆宗稱善令示平叔
平叔詞屈無以荅其事遂寢處厚以幼主荒怠不親政
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導性靈乃銓擇經義雅言
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繒帛銀
器仍賜金紫以憲宗實録未成詔處厚與路隨兼充史
館修撰實録未成許二人分日入内仍放常衆處厚俄
又權兵部侍郎敬宗嗣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

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與紳皆以孤進同年進士心頗
傷之乃上疏曰臣竊聞朋黨議論以李紳貶黜尚輕臣
受恩至深職備顧問事關聖聽不合不言紳先朝獎用
擢在翰林無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羣黨得志讒嫉大興
詢於人情皆甚歎駭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
者亦已太甚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自古帝王未有
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使縱有罪愆猶宜洗釁滌

瑕念舊忘過以成無改之美今逢吉門下故吏遍滿朝行侵毀加誣何詞不有所貶如此猶為太輕葢曾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塵之戒伏望陛下斷自聖慮不惑姧邪則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東向化只緣宰相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為元載復讎盧杞為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伏乞聖明察臣愚懇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處厚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畋遊每月坐朝不三四日處厚因謝從容

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臣前為
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壽臣合
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為陛下此時在春宫年已十
五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上
深感悟其意賜錦綵一百匹銀器四事寳歷元年四月
羣臣上尊號御殿受册肆赦李逢吉以李紳之故所撰
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
蓋欲紳不受恩例處厚上疏曰伏見赦文節目中左降

官有不該恩澤者在宥之體有所未弘臣聞物議皆言
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節若如此則應是近年流貶
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事體至大豈敢不言李紳
先朝奬任曾在内廷自經貶官未蒙恩宥古人云人君
當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管仲拘囚齊桓舉為國相冶長
縲紲仲尼選為密親有罪猶宜滌蕩無辜豈可終累況
鴻名大號冊禮重儀天地百靈之所鑒臨億兆八紘之
所瞻戴恩澤不廣實非所宜臣與逢吉素無讎嫌與李

紳本非親黨所論者全大體所陳者在至公伏乞聖慈察臣肝膽儻蒙允許仍望宣付宰臣應近年左降官並編入赦條令準舊例得量移近處帝覽奏其事乃追改赦文紳方霑恩例處厚為翰林承旨學士每立視草惬會聖旨常奉急命於宣州徵鷹鷙及揚益兩浙索奇文綾錦皆抗疏不奉命且引前時赦書為證帝皆可其奏寶歷季年急變中起文宗底綏内難詔命將降未有所定處厚聞難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義滅親内惡必

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避諱遂奉藩敎行焉是夕詔命制置及踐祚禮儀不暇責所司皆出於處厚之議及禮行之後皆叶舊章以佐命功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進爵靈昌郡公處厚在相位務在濟時不為身計中外補授咸得其宜初貞元中宰相齊抗奏減冗員罷諸州别駕其在京百司當入别駕者多處之朝列元和以來兩河用兵偏裨立功者往往擢在周行率以

儲案王官雜補之皆盛服趨朝朱紫填擁久次當進及受代閑居者常數十人趨中書及宰相私第摩肩候謁繁於辭語及處厚秉政復奏置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别駕以處之而清流不雜朝政清肅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相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常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為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懷若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横議臣等何名叨司且裴度元勲宿德歴輔四朝孜

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寶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固當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門言既不從臣宜先退即趨下再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業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復令名還謂曰凡卿所欲言並宜啓論處厚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裴度勲高望重為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壯國威帝皆聽納自是宰臣數奏人不

敢横議俄而滄州李同捷叛朝廷加兵魏博史憲誠中懷向背裴度以宿舊自任待憲誠於不疑嘗遣親吏請事至中書處厚謂曰晉公以百口於上前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聞之大懼自此輸竭竟有功於滄州又嘗以理財制用為國之本撰太和國計二十卷以獻李載義累破滄鎮兩軍兵士每有俘執多遣剚剔處厚以書喻之載義深然其旨自此滄鎮所獲生口配隷遠地前後全活數百千人處厚居

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數啓及馭轄待胥吏勁確嶷然不可奪質狀非魁偉如甚懦者而庶僚請事畏惕相顧雖與語移晷不敢私謁急於用才酷嗜文學嘗病前古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羣材往往棄瑕錄用亦為時所譏雅信釋氏因果晚年尤甚聚書踰萬卷多手自刋校奉詔修元和實錄未絶筆其統例取捨皆處厚創起焉太和二年十二月因延英奏對造膝之際忽奏臣病作遽退文宗命中官扶出歸第一夕而卒年五十

六贈司空處厚當國柄二周歲啓沃之謀頗叶時譽咸共惜之

崔羣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山東著姓十九登進士第又制策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元和初召為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羣在内職常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㫖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動為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下學士無由上言羣堅不奉詔三疏論奏

方允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時為遂王憲宗以澧

王居長又多內助將建儲貳命羣與澧王作讓表羣上

言曰大凡已合當之則有陳讓之儀已不合當因何遽

有讓表今遂王嫡長所宜正位青宮竟從其奏時魏博

節度使田季安進絹五千匹充助修開業寺羣以為事

實無名體尤不可請止其所進羣前後所論多愜旨無

不聽納遷禮部侍郎選拔才行咸為公當轉户部侍郎

二年七月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四年誅

李師道上顧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

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即嫂叔也雖云逆族若量罪輕重

亦宜降等又李宗奭雖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

同其妻士族也今其子女俱在掖廷於法皆似稍深卿

等留意否羣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元兇其妻近屬儻獲

寬宥實合弘煦之道於是師古妻裴氏女宜娘詔出於

鄧州安置宗奭妻韋氏及男女先没掖庭並釋放其奴

婢資貨皆復賜之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詔付

京兆府決殺長孺母劉氏求哀於宰相羣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母耄年乃曰朕將屈法赦長孺何如羣曰陛下仁惻即赦之當速令中使宣諭如待正勑即無及也長孺竟得免死長流羣之啓奏平恕多此類也時憲宗急於盪寇頗獎聚斂之臣故藩府由是希旨往往掊拾目為進奉虔州刺史苗稷進羨餘錢七千貫羣議以為違詔受之則失信於天下請却賜本州代貧下租稅時論美之度支使皇甫鎛陰結權倖以求宰相羣累疏其

姧邪嘗因對面論語及天寶開元中事羣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用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姧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為之感動鎛深恨之而憲宗終用鎛為宰相無何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加孝德兩字羣曰有睿聖則孝德在其中矣竟為鎛所構憲

宗不樂出為湖南觀察都團練使穆宗即位徵拜吏部侍郎台見別殿謂羣曰我昇儲位知卿為羽翼羣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數日拜御史中丞浹旬授檢校兵部尚書兼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初幽鎮逆命詔授沂州刺史王智興為武寧軍節度副使領徐州兵討伐羣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興旄鉞竟

寢不報智興自河北迴戈城内皆是父凡開關延入羣
為智興所逐朝廷坐其失守授秘書監分司東都未幾
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復改宣州刺史歙池等州都
團練觀察等使徵拜兵部尚書久之改檢校吏部尚書
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使踰歲改檢校右僕射兼太常
卿太和五年拜檢校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六年八月卒
年六十一册贈司空羣有冲識精裁為時賢相清議以
儉素之節其終不及厥初羣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

訪於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羣弟于登進士官至郎署有令名子充亦以文學進歷三署終東都留守

路隨字南式其先陽平人高祖節高宗朝為越王府東閤祭酒曾祖惟怨官至睦州刺史祖傪之仕終太子通事舍人父泌字安期少好學通五經尤嗜詩易左氏春秋能諷其章句皆究深旨博涉史傳工五言詩性端亮寡言以孝悌聞於宗族建中末以長安尉從調與李益

韋綬等書判同居高第泌授城門郎屬徳宗違難奉天泌時在京師棄妻子潛詣行在所又從幸梁州排潰軍而出再為流矢所中裂裳濡血以箋説渾瑊瑊深重之辟為從事瑊討懐光累奏為副元帥判官檢校戸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河中平隨瑊與吐蕃會盟于平涼因刼盟陷蕃在絶域累年棲心於釋氏之教為賛普所重待以賔禮卒於戎鹿貞元十九年吐蕃遣邊將書求和隨哀泣上疏顧允其請表三上徳宗命中使諭旨朝廷懲

其宿詐使更要於後信訖數歲不報元和中蕃使復款塞隨復五獻封章請修和好又上書於宰執哀訴裴垍李藩皆恊力敷奏憲宗可之命祠部郎中徐復報聘乃特於詔中疏平凉陷蕃者名氏令歸中國吐蕃因復等還遣使來朝遂以泌及鄭叔矩之喪與銘及遺錄至朝野傷歎憲宗憫之贈絳州刺史賜絹二百匹至葬日委所在官給喪事泌累贈太子少保泌陷蕃之歲隨方在孩提後稍長成知父在蕃乃日夜啼號坐必西嚮饌不

食肉母氏言其形貌肖先君遂終身不照鏡後以通經

調授潤州參軍為李錡所困使知市事隨翛然坐市中

一不介意韋夏卿為東都留守聞而辟之由是聲名日

振元和五年邊吏以訃至隨居喪盖以孝聞服闋擢拜

左補闕會李絳諷上納諫憲宗皇帝曰諫官路隨韋處

厚章疏相繼朕常深用其言自是識者敬伏焉俄遷起

居郎轉司勲員外郎自補闕至司勲員外皆充史館修

撰穆宗即位遷司勲郎中賜緋魚袋與韋處厚同入翰

林為侍講學士採三代皇王興衰著六經法言二十卷奏之拜諫議大夫依前侍講學士將脩憲宗實錄復命兼充史職敬宗登極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賜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文宗即位韋處厚入相隨代為承旨轉兵部侍郎知制誥太和二年處厚薨隨代為相拜中書侍郎加監脩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修及隨進

憲宗實錄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隨奏曰臣昨面
奉聖旨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畢日
聞奏臣自奉宣命取史本欲加筆削近見衛尉卿周居
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等各
上章疏具陳刊改非甚便宜又聞班行如此議論頗衆
臣伏以史冊之作勸誡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
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載聖旨以前件實錄
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摭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便令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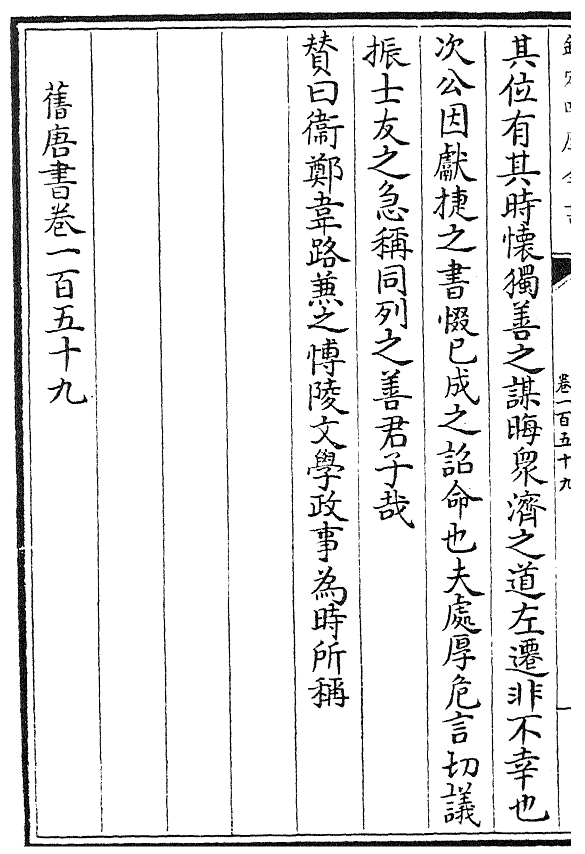
正頃因坐日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于數日臣及宗閔
僧孺亦以永貞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
知陛下所言皆是接於耳目既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
史直不疑盜嫂之言及第五倫撾公之說皆多此比類
難盡信書所冀睿鑒詳於聽言深宫慎於行事持此比
類上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
改脩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
辭但欲粗删深悞亦固盡存諸説宗閔僧孺相與商量

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壻若遣
參撰或致私嫌以臣既職監脩盍令詳正及經奏請事
遂施行今者庶僚競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
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既迫羣議輒冒上聞縱臣果獲脩
成必懼終為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已出元和之後已
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
錄伏望條示舊記最錯悞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則冀
聖祖垂休永無慙於傳信下臣非據獲減戾於侵官彰

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言自弭時論攸宜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刋去其他不要更修餘依所奏四年轉門下侍郎加崇文館大學士七年兼太子太師備禮册拜表上史官所修憲宗穆宗實錄八年辭疾不得謝會李德裕連貶至袁州長史隨不署奏狀始為鄭注所忌九年四月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

察等使太和九年七月遘疾于路薨于揚子江之中流年六十冊贈太保謚曰貞隨有學行大度為諫官能直言在内庭匡益自寳歴初為承旨學士即參大政以後十五年在相位宗閔徳裕朋黨交興攘臂於其間李訓鄭注始終奸詐接武於其後而隨藏器韜光隆汚一致可謂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

史臣曰衛次公鄭絪韋處厚崔羣路隨等皆以文學飾身致位崇極兼之忠讜垂名簡書玆實有足多也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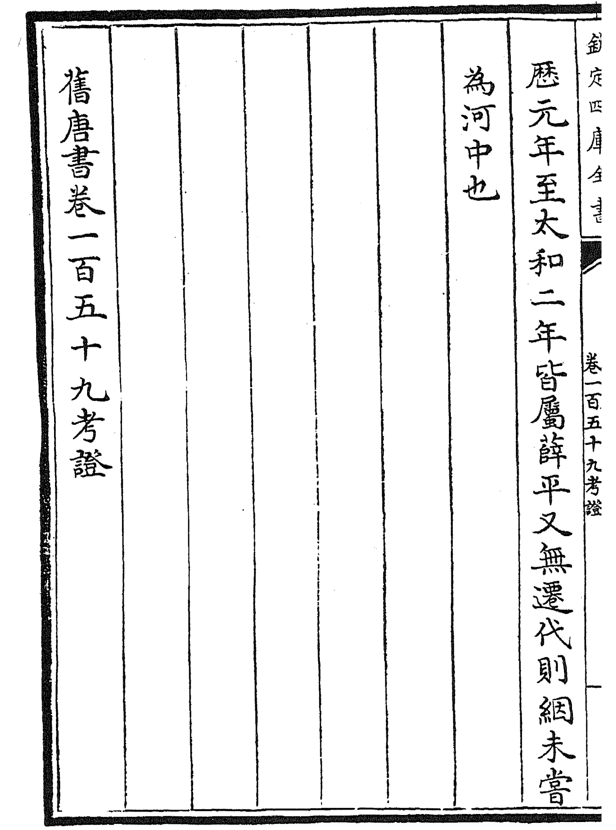
其位有其時懷獨善之謀晦衆濟之道左遷非不幸也次公因獻捷之書惙已成之詔命也夫處厚危言切議振士友之急稱同列之善君子哉

賛曰衛鄭韋路蕭之博陵文學政事為時所稱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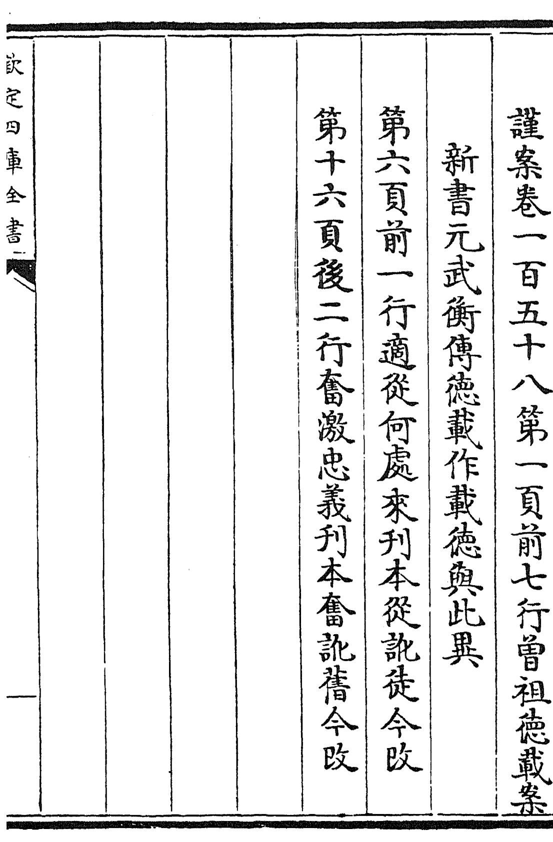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考證

鄭絪傳爲河中節度使太和二年入爲御史大夫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保○沈炳震曰按本紀長慶元年鄭絪自東都留守遷吏部尚書二年爲太子少傅四年自兵部尚書復爲吏部尚書太和二年以吏部尚書改太子少保其間無爲河中節度使文而傳云太和二年自河中入爲御史大夫則當是寶歷中出鎮然本紀太和二年因無拜御史大夫文而河中自寶



歷元年至太和二年皆屬薛平又無遷代則絪未嘗為河中也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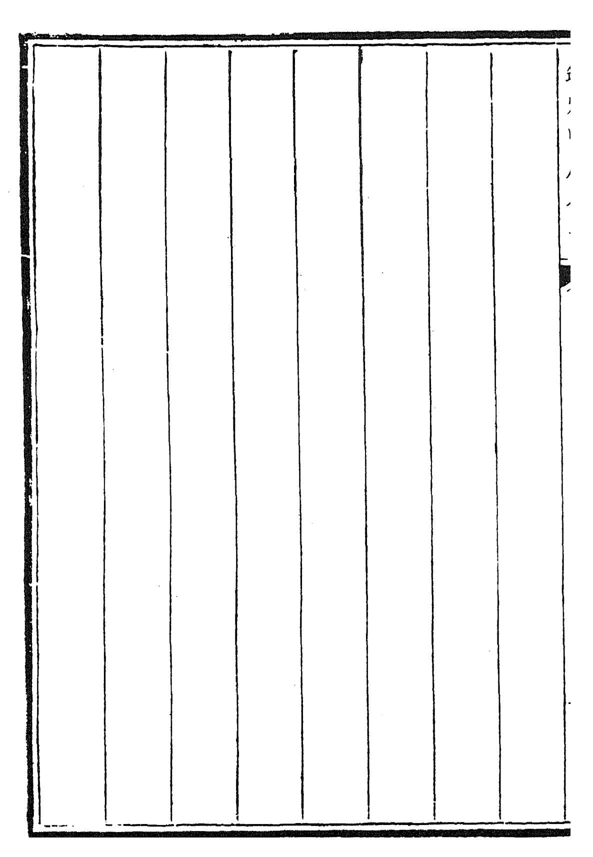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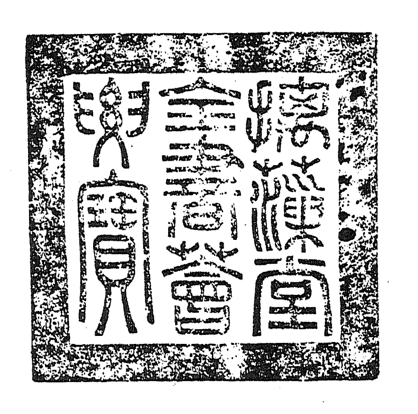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一百五十八第一頁前七行曽祖德載案

新書元武衡傳德載作載德與此異

第六頁前一行適從何處來刋本從訛徒今改

第十六頁後二行奮激忠義刋本奮訛舊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蔣維壆